



01

夕拾朝花间

如果知道失去的是心爱的人，你还会不会答应？

可惜所有的如果，不过源于春夏秋冬永不间断的爱。



楔子

2017年8月1日。

电脑屏幕亮起，那头有一个俊朗清雅，却满面疲倦的男人，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，迟疑地在空栏里输入了四个字：荣华富贵。

“人世间有欲望、利益、情爱，诸事纷扰。他们迫不及待想要换来令自己满意的事物，不顾会失去些什么。他不知道，他将会失去自己最爱的人。”

那道来自于主机系统的声音冰冷而缥缈，纠缠吴碧迦足足三天了，她从一开始的恐慌到冷静，也不过三天。

“我不答应。”

“这是命运，你必须服从。”

吴碧迦闭着眼，想起那个在梦里都轮廓清晰的，说要一生一世爱她的男人。他曾在无数个只有两三颗星星的夜里拥着她，附在她耳边说着世间最动人的情话。

“在那里干得不开心的话，”他笑得和煦，“等你成了傅太太，就安心相夫教子吧。”

她在他怀里问：“那傅先生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名正言顺？”

“再等等吧，”他说，“碧迦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
每次都是这句话。

她以为她终于等到了，前段时间她因为辛辛苦苦做出的策划案被同事独揽邀功，哭得昏天黑地时，他拿出戒指，单膝跪地向她求婚，说请她嫁给他，问她是否愿意。

在被眼泪模糊的视线里，他的神情真挚，她接过戒指，破涕为笑：

“我愿意。”

只是现在，人心变了，誓言幻作烟云字。

“吴碧迦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三天前接到傅之远打来的电话时，吴碧迦正一个人在中环的婚纱店里听着店员的殷勤介绍。

这件白纱的适合她的肤色，蕾丝那款衬腰身，抹胸那款花边显得高贵大方——

“要那件鱼尾的吧，他喜欢。”

话音刚落，噩耗随之而来。

“我们不合适。”他声音冷漠，全然没有那两个春秋里温暖的模样，“家世、背景、性格都差太远。下周我要和李氏集团的千金订婚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”

“什么叫差太远？”她颤着声音问他，“两年前刚认识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”

“碧迦，祝你幸福。”

“傅之远你给我……”他直截了当挂了电话，不给她任何问清楚的机会。

一片阴霾笼罩了吴碧迦，她愣在原地，不知这种情绪是失恋的悲伤还是结婚前夕被抛弃的痛苦。

粗声粗气的老板在她失魂落魄的时候打来电话：“吴碧迦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计算机系毕业的就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不缺人才。今晚你要是不把最新的游戏网站雏形交上来，明天就给我走人。”

回到家，吴碧迦烦躁地对着一处空缺的数据，正在高速运转的电脑忽地黑屏。她撒泼一样砸着键盘，头发蓬乱，映在屏幕上的那张脸一时

间变得憔悴不堪。

突然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——

“吴碧迦小姐，你已成功研发出换乐网站，被选中成为主操控手，必须服从安排审批每对世俗男女的命运，请留心客户提交的申请。”

这大抵是哪位闲来无事的黑客无聊，篡改了代码，玩起了恶作剧。她正欲伸手关掉主机，忽然一道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这是命运，你必须服从。”

吴碧迦往四周看去，小小的屋子里分明只有她一个人，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
从三天前的回忆里抽身，她觉得分外疲倦，似有一张网笼罩下来，将她困在其中。

“你能操控别人的悲欢离合，审批他们提交的请求。只有经历失去的痛苦，才懂得拥有的珍贵。”

“但我将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。”

所谓的主操控手，不过是在屏幕背后看着他们一次次把命运交托，她明明知道他们会为其想要得到的物事付出什么代价，却不能阻止他们扑火。

“就拿这个姓敖的男人来说，生意失败，宁愿冒着未知的风险去换回富贵，他若知道将会失去的是自己的枕边人，也不在乎吗？”吴碧迦冷声道，“我也要不在乎自己，为他的一己私欲而当魔鬼吗？”

“同你相恋两年的初恋男友在结婚前抛弃了你，选择家世相当的豪门联姻，你就不怨恨、不埋怨吗？”

吴碧迦的心一颤，泛起涟漪。

“当你每完成一对男女所有的交换，你能换取自己的一个心愿。”

“白头偕老，永远相爱，哪有不遇阻碍顺顺利利的道理？”

“你就不想阻止这场拆散你们的订婚吗？”

她抿着嘴，心里已经动摇：“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
系统似乎将她这样的反应看作意料之中，命令道：“在主页上设定这句话：你是否确定进行本次交换，以未知的失去为代价？”

吴碧迦轻轻抚了抚左心房，那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在叫嚷着住手，自私与良知，就像两个在厮杀挣扎的小人。

“再等等我。”

“吴碧迦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她攥紧拳头，一个小人耀武扬威地踢开了另一个，轻轻说：“你看，你还是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。”

“你需要换的话，可承诺不后悔、不遗憾？”

“你是否确定进行本次交换，以未知的失去为代价？”

那头的男人没有片刻的迟疑，重重地点击了“确定”。

第一章 离岛

七月份的长洲岛，闷热如火炉。

“恳请余花小姐帮忙，陈某必有重酬。”

那个黑衣男人已经低声下气地劝了十分钟，我依旧一言不发地炸着鱼蛋。

海风都似有些发烫，岛上人少，只有他站在露天的摊边，陪我晒得皮肤发红。

“第一，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，所以钱不能吸引我；第二，你说我长得像那个人，那又怎样？虽然我只是个鱼蛋妹，但我不会当替身。”我不耐烦地道。

名叫陈文的男人失落地愣在原地，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无理，叱咤中环金融圈的才女徐子琳，怎么可能还在呢……”

我囫囵吞了一颗新鲜出锅的鱼蛋，自觉满足，任由他黯然神伤。半个小时前，我正冒着骄阳日复一日地炸着鱼蛋，一个路人突然停在我面前，死死抓住我正在撒盐的手，声音发颤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子琳姐？”

我眼都懒得抬：“我叫余花，生于上海，后移居长洲岛。”

他仍不肯放手：“你是不是徐子琳？”

一股无名火涌上脑门，我破口大骂：“我说了我姓余，你是耳朵进水了吗！”

陈文愣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，他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：“抱歉，你和相片中的人实在太像，我心急了。”

我瞥过去，照片里的女人和我的确有八九分相像，披肩黑发，穿着一袭珍珠色洋装，略施薄妆，笑得如皎洁明月。但一个是接受过良好教育、被宠爱着的富足女子，一个是皮肤黝黑、举止粗鄙的渔村穷女，再看亦有别。

“余小姐，陈某在此恳求你能帮忙。”陈文道，“我想聘请你当陪护。”

他见我忍不住想要舀起一勺热油往他脸上泼去，忙解释：“你应该有听过敖氏集团，我是当家敖先生的助手，至于子琳姐，”他顿了一下，喉间有些哽咽，“她和先生雌雄双璧，贵为金融圈的金

童玉女，但……”

“但子琳姐一年前遭遇沉船事故，自那后先生一直萎靡不振，用工作和酒精麻痹自己……他上个月突然失明，却一直拒绝医生的检查，梦里都在念着子琳姐……先生真的很爱子琳姐，我很担心先生的身体，所以我想着能找一个和子琳姐长得相似的人陪在他身边一段日子，也算是种慰藉。”

我手一滞：“他失明了？”见他点头，我垂眸加调料，“那找谁不成？”

陈文急了起来，又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，话语间都在描述那两人曾经的深厚感情，我只觉耳边嗡嗡响个不停，脑袋一热就脱口而出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待船泊到中环码头靠岸后，我才醒悟过来，就这样听一个人的片面之词，收拾细软来到他身边，未免过于草率。

“今日恒指收盘前比开市降了一百多点……”陈文从公文包掏出一份文件，朝我道，“下半年预调货币政策后，银行那里……你怎么看？”

我的人中穴开始隐隐发疼：“看什么？你为什么不问我在炸鱼蛋的油跟盐是放多少？”

陈文叹了口气，收好文件：“抱歉。”他继续掏出一份较厚的东西，“这里面写了关于先生的喜好和禁忌，你熟记，做好些。”

我拿过文件翻了翻：“喜好里怎么没有星光茶餐厅的加央多士？”从七十年代开业至今，此处已经成了西环的标志。

陈文“啊”了一声，看向我指的那栏：“是我疏忽了……不过你怎

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不是说，他是一个长情的人吗？”

我坐在车上，别过头看向窗外，僻静曲折的青石路两头都栽有鲜花，别墅在灯影幢幢的绿荫下显得安宁，淡棕色的砖被藤蔓覆盖，眉眼清冷的男人临海而立，即使双目失焦，却也不失俊朗。

“先生名智光。到了，下车吧。”

第二章 长情

“子琳，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我端着粥，敲了敲虚掩的房门，刚一进去，敖智光又在说着胡话了。

他浑身散发着酒气，胡子拉碴地躺在床上，皱着好看的眉眼，在梦里都显得一脸惆怅。我把踢落在床边的被子轻轻捡起给他盖好，那碗粥被我放在床头柜上，青花瓷碗里是软糯的小米粥，上面缀着一颗红枣，喝了之后会让人感觉温热舒服。

“子琳，”他突然坐起身，用手拽住我，“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我挣开他的手，和他保持一定距离：“我是你的陪护余花，先生，请起身吃早饭。”

敖智光僵在原地，他颓丧地再次瘫倒在床上，冷声道：“我说了我不需要陪护，你回去吧，我会依约付你薪酬。”

昨日下午后，陈文同敖智光交代了我的陪护身份，却隐去了我同徐子琳长得相似这点。

“敖先生，余花小姐是专业陪护，负责照料您的起居生活。”

敖智光面朝大海，声音带有海风的咸涩：“都是骗人的，不是说好会带她来见我……我不需要陪护，我要等她，你请回吧。”

“你嗜酒好睡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长情？”我缓缓开口，“据我所知，徐小姐最厌恶酒精的味道，对好吃懒做这点尤其反感。”

“你和她的口气真像。”半晌后，他叹了口气，无神的双眸泛起一丝涟漪。

“这是红枣小米粥，养胃安神。”我无视他，把碗端到他面前。

敖智光依旧紧闭着眼睛，我的耐心被耗尽，舀起半勺粥就往他嘴里塞。他猝不及防被呛了一口，急忙抢过我手中的碗和勺子，自己吃了起来，却找不准方向，吃得嘴角都是。

我抽了张纸巾，刚想帮他擦擦嘴角，又觉得那样太过亲昵，想了想还是作罢。

“子琳不喜欢油烟味，所以从不进厨房。”他垂眸，“她不会做饭，可是没关系啊，只要她能回来，我可以继续天天给她做她喜欢吃的。”

我把四处东倒西歪的洋酒瓶清理好，开窗透气，身后的男人突然道：“余小姐，请你到书房把我的手提电脑拿来。”

我转身去把手提电脑拿来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帮我查下这几只股票的实时行情走势。”敖智光虽看不到，表情却冷峻，活脱脱是八卦杂志上描写的那个港岛金融圈最瞩目的操盘手，他说了一些号码，问，“成交量大概多少？”

我笨拙地把他说的那些号码输进去，走势图密密麻麻的，交织弯

曲。我一看数字脑袋就发疼，忙别过脸，捂着心口喘气。

“余小姐？”

“我只会卖鱼蛋，我一看数字就不舒服。”

敖智光顿了一下，半晌后才低喃道：“若子琳还在就好了，多复杂她都能一眼看明白。”

我却被屏幕上的一角锁住了目光，心里裂开了一个窟窿。浏览网站的历史记录里有着“换乐”二字，我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，还没来得及细看那条记录，他却把电脑“啪”地合上，夺了过去：“没你的事了，你去忙吧。”

他想换得什么，又为此失去过什么吗？

“你真的……是一个长情的人吗？”

我轻轻把门关上，喃喃自语。

第三章 共苦

“我答应你，我会努力赚钱，买大房子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你这些年来受委屈了……可是，你能不能永远陪在我身边？”

“我不是说了不要来烦我吗？”

我蓦地睁开双眼，睡衣已经被汗浸湿。梦中那些面孔交错着，我揪紧被子，只觉呼吸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，一声响雷让我清醒了过来，我才发觉大雨已经要拍破玻璃窗了。

雨越下越大，电闪雷鸣，刺眼的白光一道接一道，我心里莫名焦躁，干脆起身去客厅倒了杯水。

喝完之后，我正欲回房，敖智光的房里却传出重物坠地的闷声。

“先生，敖先生。”我忍不住去敲门，一声接一声，半天没回应最后我直接开了门进去，“敖先生？”

我被眼前的敖智光吓了一跳，他像个小孩一样蜷着双腿缩在角落发抖，双目无神，嘴里含混不清念着什么，我凑近一听，发现他意识似乎已经不太清醒。

“子琳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敖智光面色苍白，把头埋进膝间，“我什么都愿意换……”

他突然抬头，摇摇晃晃地起身。我一慌，拉住他的手，扶着他。敖智光把身子都倾过来，声音哽咽得像伤口被撒了盐：“子琳，我好想你。”

我本来想推开他，心里却一软，干脆顺水推舟：“我……我回来了。”

我一遍遍哄他入睡，顺着背轻抚，语气极其温柔：“我会陪在你身边。”

敖智光并没有蛮缠多久，他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，很快就睡熟了。我轻轻帮他掖好被子，想起陈文说过，他自幼在孤儿院长大，在旺角街头当了许久的小混混，多得徐子琳慧眼识才，带他离开街头。两人坠入爱河后，她背弃了优越的家庭，吃苦耐劳，同他打下江山。

“你真的不会再爱上第二个人了吗？”我侧着头趴在床边，影影绰绰间，他的呼吸在黑夜里显得格外绵长，“哪怕……她待你很好很好，你也不会心有所动？”

那时已是午夜两点多，我抵挡不住睡意，迷迷糊糊也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身边有人在喃喃什么，睁眼一看，天边已泛起了鱼

肚白。

“子琳，我们去星光，你要奶茶，少糖。”敖智光一下子坐起身，胡乱摸索着，“你陪我，不，我陪你一起去，你……你别离开我好吗？”

我撑着沉重的脑袋，看他睁大了失焦的眼睛，心里突然一阵不耐烦。我冷冷地挣开他的手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说过我不是徐子琳。”

我没再看他，落荒逃到客厅。脑海里的画面不停重叠，我难受地蹲下了身，能轻易放下的，从来就不过鸿毛重量，真正放不下的，如千斤重担压身，让人生生世世不得解脱。

我抬起头，酒柜边放着一个相框，里面一对璧人，靠在一架扶梯边，挽着敖智光臂膀那人长发披肩，温婉如玉，笑得眼里再无他人。

“徐子琳。”我抚着相框，缓缓收紧手指，“别来无恙。”

第四章 归期

陈文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敖智光已经摔碎了第十二只碗。

“出去，我不吃。”他面上青筋暴露，地上都是碎裂的青瓷片，米粒散落得到处都是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：“我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。”

敖智光沉默不语，额间的发丝凌乱，遮住了那双暗淡的眸子。他哑声道：“以前我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但子琳从不嫌我，她放弃了那么好的生活随我去吃苦。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饿过两天，我连一串鱼蛋都买不起。”

“后来她手把手带我进入金融圈，我很努力，因为我答应过她，要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我拾起一块碎片，手指渗出血丝。我在心里问他：但是你做不到，是吗？

“陈文？”突兀的手机铃声唤醒了我，我忍着痛感，悄悄走了出去。

“先生最近情况如何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：“余花小姐，你若是方便，就带先生出去散散心吧，这一年多来敖氏危机迭起，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放松过了。”

我疑惑：“怎么可能，敖氏不是在港岛风生水起吗？”

“实话说吧，曾经是，但后来走了下坡路。”他语气凝重，“先生为了让子琳姐不那么累，独自接管了集团大小事务，不让她再插手。”

“一年前敖氏一度出现资金链中断，先生走得很艰难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敖氏神奇地活过来了，只是子琳姐却……”

我只觉耳边嗡嗡作响，待回过神来，听见“咣当”几声，敖智光沿着墙壁一路磕磕碰碰地向我走来。

“今天是几号？”他焦急地问。

“八月三号。”

他神色变得柔和，温情地“看”着远处酒柜上的相框：“余花，你带我去一趟澳门吧。”

船在平静无波的海面上驶了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。

彼时的敖智光像一座雕像，和我保持一定距离，安静地靠着窗。他偏过头迎着阳光，神色晦明不定，灰蓝色衬衫挽到肘中部，比那蓝色大海还来得冷寂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一年前的这个时候，子琳答应了我的求婚。”他不由自主抚了抚右手无名指，含笑又凄怆，“但我来不及给她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过了不久，她就离去了。你说，我要失去些什么，才能换回她呢？”

“失去……”忽然间，一道巨浪突兀地翻滚而来，船颠簸得厉害，我慌忙抓紧敖智光的手，脑海里也随着船颠簸百转千回。失去，换回，那天的换乐网站、交易记录……电光石火间，我的心漏跳了一拍。

“你是否确定进行本次交换，以未知的失去为代价？”

如果我没猜错，敖智光毫不犹豫点下的，是“确定”。

那么，敖智光，你的失明是代价吗？

这句话哽在我的喉间，心里无比悲哀。

下船之后，敖智光一直固执地不肯让我搀扶。

“我自己走。”他挣开我的手，一个大男人似赌气的小孩一样，“以前我们住几平方米的地下室，晚上我就摸黑去后巷点心铺里偷几块卖剩的点心，子琳喜欢桂花糕……走开，你别扶我，我能行，不需要谁帮忙……”

我静静跟随他的脚步，不紧不慢，只是当他偶尔失去平衡的时候才稍稍搀一把。敖智光抿着嘴，不再言语，八月的阳光像袈裟一样披在他身上。往大三巴的路上尽是游客，友好的店员一路都端着蛋卷、肉脯在店门口朝我们招手，我看着他顺着飘香在一家蛋挞店门前停下。

我问：“你想吃这个？”

“求婚成功后，子琳说她想吃新鲜出炉的蛋挞，我买了一盒，她说比蜜糖都要甜几分。”

我把一顶鸭舌帽扣在他头上，为他被晒得微红的脸颊挡住炙热的阳光。

“那她陪在你身边，一定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吧。”我涩涩地开口，语气听不出悲喜。

敖智光抬手扶了扶帽子，过了半晌才道：“如果她能回来，我会让她过得比从前更快乐。”

我攥紧了拳头，又缓缓松开，暗叹承诺如烟云，聚拢又散开，又有多少能兑现，能隽永流传？

过了很久，敖智光才哑声道：“余花，带我去澳门塔吧。”

站在澳门塔第57层的那面硕大的玻璃窗前，我腿有些虚软，后知后觉原来一路敖智光都牵着我，手心的汗水都是温热的。

“你很害怕吗？”他轻笑，“子琳也是，一直死死抓紧我的手，以为是世界末日。”

我反手牵着他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只觉他遥远得似隔山海。

“她说‘阿光，你要是敢跳下来，我就嫁给你’。”

“后来你跳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敖智光松开我的手，轻抚上心口，“这里有她，都是她。”

“这么高跳下来，你怎么会愿意？”我喃喃自语。

我偏头看去，他的侧脸似乎被暗淡的光笼罩，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此刻左心房的位置像是有一根细细的长针，一下又一下，戳破了前尘过往。

“你这么爱她，为什么还会……”我干咳一声，“当时我看八卦杂志说，你和李家千金走得很近……”

他倚在栏杆边，轻轻旋着那枚戒指：“那时敖氏遭受重创，李家伸出援手，八卦周刊却借题发挥。我一直想给她足够的安全感，却忽略了她的感受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荣华富贵，远不及陪伴重要。”

“那你……为什么不和她解释？”

敖智光落寞地喃喃：“造化弄人，这就是交换的代价吧。”末了，他涩然道，“她太爱我，所以更害怕我不在。”

我忽想起陈文说过，那时敖氏几近被逼上了绝路，突然得到李氏伸出的援手，原先投资的房地产项目才能继续走上轨道，解除了困境。

“你是不是担心她因为你没钱了，就会离开你？”见他点头，我忽地愤怒，“你比她更傻，你们是全世界最傻的一对。”

他逆着光，远处有人吊着绳索跳了下去，像是冲破了光阴。

“我比她更患得患失，所以我急着去换回新的金山银山……可是我怎么知道，这个代价是失去她呢？”

我心里被撞开一个巨大的窟窿，直至这一刻我才醒悟，他这往后的岁月，都不会再爱上其他人。

他的心里，自始至终，都是那个在暴雨夜带他离开混乱街头，受他承诺的她。

“敖智光，我……”我想要触及他的无名指，不料却被他的手机铃声打断。

我默默收回手，转而帮他摁下接听键，不过几秒，他的瞳孔却猛地缩紧：“陈文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说她回来了？”他反复询问着那头，直到喉间哽咽，“我如愿了，子琳，你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
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眼里泛起了泪花，他刚刚说的，是徐子琳回来了？

“我们回香港。”敖智光在原地焦急地说，“要不要带一盒蛋挞回去？这几日还好没喝酒，不然子琳一定会生气。余花，你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沧桑，我得刮一下胡茬……”

我别过头，任由他独自欣喜若狂。

失去过，才会懂得拥有的珍贵。

“你是否确定进行本次交换，以未知的失去为代价？”
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在一年前，我也曾做过一场交换。点下“确定”后，我也失去过很宝贵的东西。但于敖智光而言，金山银山，都不抵他心里的那颗明珠宝贵。

他愿意用一切做赌注，都不过是因为深爱着她。

情深不寿，而哪怕不能共白头，他都想再陪陪她。

第五章 真心

我们回到敖宅后，陈文和徐子琳还没有到。

“快，余花，你帮我把熨好的新的灰蓝衬衫拿来，子琳最喜欢我穿那衣服，我得换件干净的。”敖智光激动地朝我道，“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那对银色的袖扣。”

我把袖扣拿来，替他扣好：“很好看。”

他有些紧张：“还有房间……”

“房间已经打扫干净。”我道，“她喜欢茉莉香味，我摆了一盆在